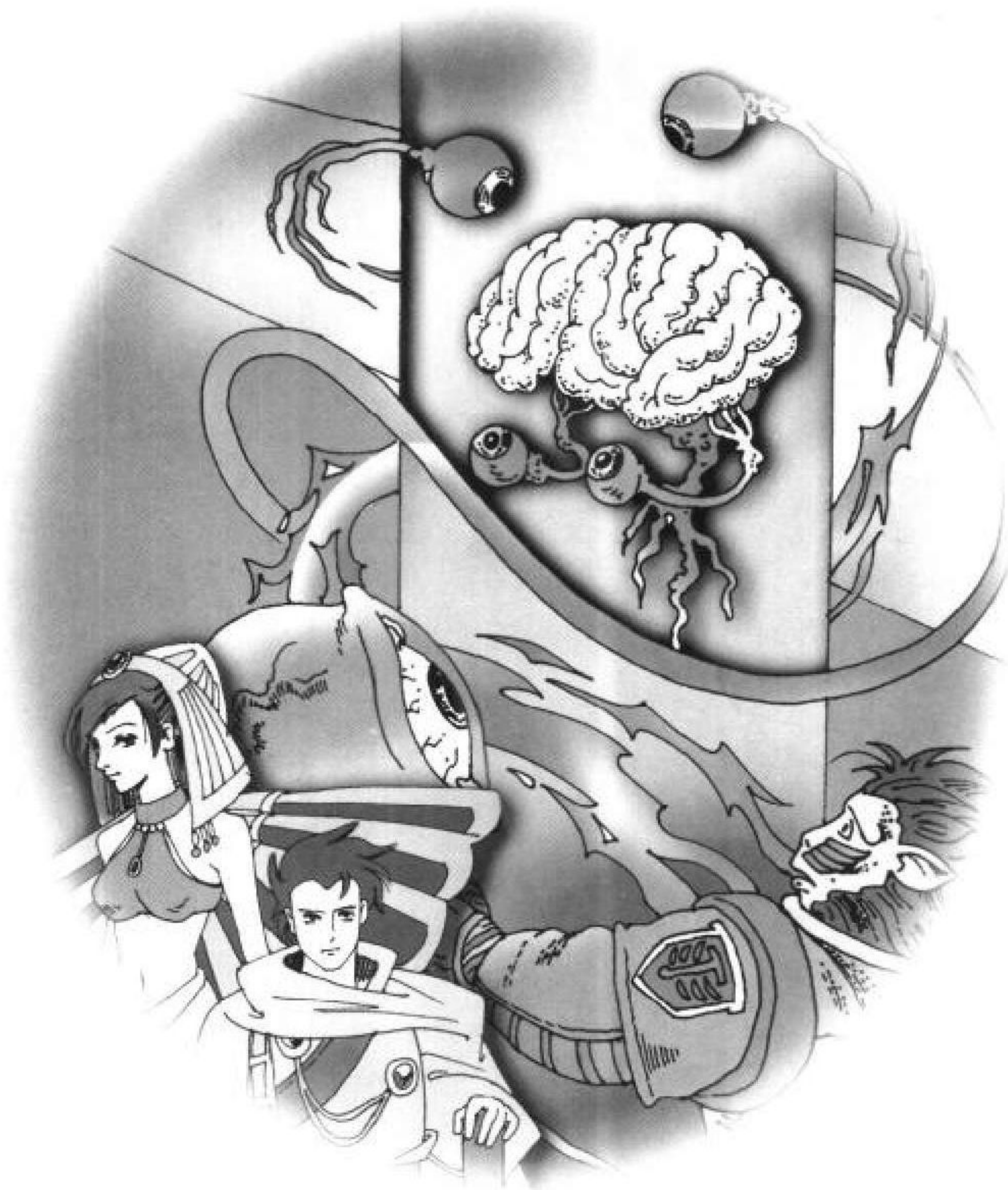


李志伟少年科幻小说精品

# 智慧基因

李志伟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智慧基因 / 李志伟著 .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 2001.7

(李志伟少年科幻精选)

ISBN 7-80654-478-X

. 智... . 李... . 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22106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丛书策划: 陈洁民 责任编辑: 薛亮

封面设计: 王晓珊 责任技编: 陈炯

责任校对: 黄海燕 陈军

插图: 武汉设计学校

指导: 洪耀 教授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市宣发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35mm × 940mm 1/16 印张: 13

字数: 156千 印数: 1-8000册

定价: 1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智慧基因 / 1

一个成绩极差的笨学生，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学习天才！作为教师的“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特殊现象。然而那位学生却避而不谈自己突然聪明的原因……“我”只好偷偷侦察，发现这一特殊变化竟然与金星的原始生命有着密切的联系……

问题：如果服用“智慧基因”的是你，在你身上将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 时空英雄 / 97

一个平静的夜晚，罗铭一家遭到来自未来的机器战士的袭击，袭击的对象竟然是他们刚会说话的儿子罗铸。罗铭一家惨遭不幸，罗铸却如有天助，逃脱到原始森林中长大。十八年后，长大后的罗铸出山，穿越古代与未来，寻觅父母双亡之谜，原来这源自一个极大的阴谋……

问题：“时空穿梭”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但有人提出有力的反例，即“时空悖论”：假设儿子经某次时空旅行，回到过去杀死了结婚前的父亲，那么父亲死了就不可能有这个儿子出生；即然这个儿子不存在，那么根本就不会有儿子的这次时空旅行。这似乎是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

你认为时空旅行有可能实现吗？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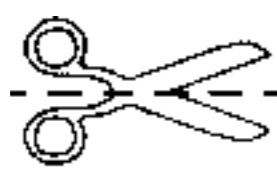
## 月球旅馆谋杀案 / 163

作为网络大赛的获奖者，雷霆荣幸地被邀参加月球之旅。在旅行队伍中，有高中生、科学家、著名球星、歌星、侦探小说家，真是五花八门。在飞往月球的旅途中，怪事层出不穷。下榻月球旅馆之后，旅客们竟然接连神秘死亡。雷霆能够逃脱劫难吗？

问题：外星病菌入侵地球之后，人类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亲爱的少年朋友，读完本书之后，你思考过这些问题吗？你可以从中选择一道题，调动你学过的知识，运用你的智慧，发挥你的想象力，写出你的所思所感来。请你把你的回答寄给我们，我们将对来稿进行评选，从中选出若干名优秀者，本书再版时将公布优秀者名单，同时优秀者可获赠著名少年科幻作家李志伟叔叔亲笔签名的科幻小说《克隆风暴》一本。欢迎你踊跃参加！

来信请寄：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出版社冰言老师收，邮政编码518026。信封背后请贴征答标志，无标志无效。



少年科幻小说有奖征答  
智慧基因





—

**在** 我们的语言里，“猪”是一个不好的词汇。如果一个人笨得不成样子，就会有人把“猪”这个“雅称”大方地送给他。“猪”象征着贪吃、愚笨，为人所不耻。

但是如果有一天，一头猪突然开口对你说：“嘿，哥们！我现在正在考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面大概有两万多个错误，比WINDOWS的‘臭虫’还多！”——此时，你会是什么反应？

如今我就遇见这么一件事。

当然猪的发音器官与人类不同，即使它再想说出点优雅的词句，发出来的还是“噜噜”的声音。我说的这个“猪”，是一个学生。此人蠢笨之极，有各科老师给他起的雅号为证——

“活猪”——在课堂上顶撞体育老师，还差点打起来。体育老师下课后气不过，愤而骂之；

“死猪”——在语文课上睡觉，语文老师将其揪起，问题像炮弹一样狂轰滥炸，可他却巍然不动，以“不知道”应

万变。语文老师下课后脱口而出。

还有各种有关猪的外号，有的过于粗俗，不便在这里列举。

诸位看到这里可能已经极为愤慨：身为老师，却给学生起外号，师道尊严何在？天理何在？就你们这种素质，如何来教育学生？

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有的时候实在气不过。话说回来：又有哪个老师没被学生起过外号呢？外语老师的头顶秃点，被学生戏称“一百瓦”，物理老师胖点，被学生命名为“三只小猪”——这样想想，大家扯平了。

现在我来说说，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有这么多笨学生。

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那座城市只有一个市重点中学，而一个省也只有一个省重点。重点学校的学生自然是精英，老师上课随意点点就行了，学生的领悟能力比光还快。当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师范学院毕业时，我挑选了现在这所中学。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所省重点。众所周知，省重点教书轻松，收入却高。

当我兴致勃勃地上了几堂课之后，不禁惶惑：这里的学生为何如此之笨？一个简单的定理讲了十遍八遍，下一节课一提问，十个有八个不会！

我向老教师诉苦，这才明白了究竟——在我们区区一个县级市里，一共有六所中学——全是省重点！

“怎么会这样？”我问。

“可能是普及教育的一种方法吧，”老教师脸上水波不兴，“‘省重点’多有号召力呀，大家都来上学吧！”

“这么多省重点，如何招生？”

“分三批：第一批成绩最好的学生，被两所老的省重点搜罗；第二批马马虎虎的，被另两所先批准的省重点瓜分；剩下的垃圾……”

“就堆到我们学校？！”我恍然大悟，心中充溢着受骗上当的感觉，“怪不得学生这么差！”

你想象不到垃圾学生差到什么程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不想学习，只是父母逼着，才被迫到中学长几斤肉。学生中间流行着打电玩、交笔友、谈恋爱，甚至跳舞、赌博。有一次一位老师去理发，突然发现沙发上躺着一个学生，正在接受发廊小姐的按摩！

我要说的曾剑，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

不用说，曾剑也是来学校混混的。作业本从来不交，上课一问三不知。有一次考试他成为学校的名人——创造了我校有史以来的最低分——负10分！

分数怎么会是负的？因为他把自己的名字有意写成“真贱”！批卷老师气不过，打了一个红红的负10分。

不幸的是，此人就在我的班上。对于他刀枪不入的功夫，我早已领教。但刀架在脖子上我也猜不到，这么个活宝，居然一夜之间变得绝顶聪明。

还得从那堂课讲起——

像往常一样，患着“上课厌倦综合症”的我，毫无激情地给学生重复着课本上的知识。这时我发现一个反常的现象：曾剑正低头写着什么。

“记笔记？”我纳闷，“他‘改邪归正’了？”

我特别留意起他来。凭着感觉，我知道时间又过去十分钟；可是在这十分钟里，曾剑根本没有抬头！

“这绝对不是记笔记，”我抽空对自己说，“没见过哪个学生记笔记一直不抬头的！”

我一边讲着课，一边不动声色地向曾剑走去。他太“专注”了，我一直走到他身边，他竟然没有发觉！

我突然停止讲课，教室里霎时静下来。曾剑感觉到了，他一抬头，看见了我。

“你在干什么？”我问。

其实我早看见他在干什么：他在画漫画。如今童话呀小说呀故事呀都不流行了，同学中风行看漫画、画漫画。说“画”漫画是夸他，其实他是照着书“描”漫画。漫画中是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孩，眼睛大得像啤酒瓶底，鼻子和嘴巴小巧玲珑，一副娇滴滴的可人模样。曾剑画少年漫画，我一点也不奇怪。

至于我明知故问，这是一种心理战：如果他自己说出来，会惭愧得承认错误。

曾剑把笔一搁，“你没长眼吗？”

咦，这小子倒反问起我来！

我抑制着怒气，“你不知道上课不许开小差吗？”

“知道，”曾剑大言不惭道，“我又没开小差，我在开大差！”

“也就是说，你整整一堂课都不准备听课？”看他这么嚣张，我不给他留面子，“那么请问曾剑同学：像你这样事事不专心的人，即使画一堂课漫画，画一百堂课漫画，会成



为漫画家吗？”

曾剑拿眼光斜瞟我，“你瞧不起我？”

“我瞧不起你的行为，”我说，“你太没志气了！”

曾剑突然笑了，“你用激将法？小儿科！”

这家伙确实是刀枪不入，我知道多说无益，就把漫画书没收，警告他不要发出声音，然后继续上课。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小子立刻给我一个下马威：下面几节课，曾剑没来上课！

他到哪里去了？班长说看见曾剑跑出校门了。我心说坏了，这小子别不是负气出走吧？如今的老师非常不好当：社会对你的要求高过天，最好你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领导则无时无刻不监视你，好像一秒钟不盯着老师就会翻天；而最倒霉的就是有那么一部《未成年人保护法》，尽管有的时候孩子遭到伤害与学校无关——比如在街上滑倒，可家长怪学校，学校就会怪到你老师头上。轻的扣奖金，重的检讨乃至开除。

学生们都知道老师的弱点，所以经常以出走来要挟老师。有的时候谈不拢真的出走了，但往往可以在电子游戏室或录像厅找到他们。

但曾剑也会出走？这实在让我难以想象。在我印象中，他的脸皮赛过城墙，几乎没有什么能让他脸红的。这样的人会出走？

“小李，你说怎么办吧！”校长果然板着脸来了。

“去游戏厅找找！”我马上回答。

电子游戏厅没有曾剑的踪影。老板说曾剑是常客，但今天却没来，有点反常。

然后我们去录像厅、歌舞厅、洗头房，皆没有曾剑的踪影。

会不会回家了？我试着给他家里拨个电话，是他妈妈接的，一听说曾剑失踪，马上鬼哭狼号地跑到学校来闹。我后悔办了一件坏事。

“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曾剑妈披头散发地揪着校长的衣服。可怜校长五十好几的人了，还要遭受泼妇的折磨。

“我把儿子送到学校，可不是让你们残酷迫害的！”曾剑妈发出高分贝的吼叫。

“我们……喂，你的手能不能松一松？”校长无力地招架着，“我们没有迫害他，更谈不上残酷……”

“那我儿子为什么会出走？”曾剑妈唾沫星子乱飞，“平时我打他骂他都不出走，为什么偏偏在你们学校出走？你们是不是动了私刑？我告诉你，这是违法的！喂，大家都来看啊，堂堂校长违反国家法律呀！”

校长苦不堪言，我决定挺身而出。

“这位家长，曾剑出走不怪校长，是我把他气走的。”

“啊？！”曾剑妈回头瞪我。校长感激地望着我。

“他上课画漫画，我说了他两句，没想到……”

“什么，你说了他两句？”曾剑妈一把揪住我的脖领子，“好哇，老师骂人啦！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骂人啦！我要告诉焦点访谈，我要上告最高法院！”

“您听清没有？”校长用实际行动报答我，“是你儿子先违反课堂纪律的……”

“不就画画漫画吗？那是艺术！如果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哼，我跟你们没完！”

就在这紧要关头，体育老师跑进来。

“校长，找到了，”体育老师说，“曾剑在柳安市打来电话，希望我们派人去接他。”

“这就好，谢天谢地！”校长吐出一口长气，“什么，柳安市？！”

是的，我也吃惊不小：柳安市离这里几百公里，如果坐火车，起码要两天时间，而现在不过才过了半天而已！

“坐飞机出走？”我猜测。

“他哪来那么多钱？”曾剑妈首先否定。

“另外我也查过了，柳安是一个濒临大海的小城市，那里没有机场，更没有航班前往。”

“这……”我抓着下巴，“你是不是听错了，不是‘柳安’，而是‘槐安’、‘梧桐安’或其它什么‘安’？”

“我也以为自己听错，特意问了三遍，”体育老师说，“曾剑在柳安市警察局里给我打电话，说他确实在柳安，有柳安市警察局长作证。”

半天时间，曾剑跑到了遥远的柳安市？如果这不是天方夜谭，就是我在做梦。

不论我怎么不相信，事实摆在眼前：第三天，曾剑坐着火车回来了。我更想不到的是，他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来向我赔礼道歉！

“李老师对不起，”曾剑诚恳地说，“我以前太不懂事了，给您舔了那么多麻烦，请您原谅！”

我又惊又喜又疑，不知说什么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总之，我突然之间明白了事理，”曾剑说，“人活在宇宙中多不容易呀，应该相互理解才对！”

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非常水平。

但一恢复上课，我又觉得曾剑还是像从前一样没水平：上课三分钟后，他往桌子上一趴，睡起觉来！

如果他发呆，甚至低头看小说，我都可以睁一眼闭一眼——毕竟“出走事件”之后我也怕了；可睡觉就不能不管：如果让校长看见，他会对我产生什么印象？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学生的老师！”校长经常在会议上宣扬这种观点，“如果学生上课走神，不怪学生，只能怪你老师讲课水平差，不能吸引学生！”

我们背地里都说：你校长来教教看！可惜校长不教书，主要是生杀大权掌握在他手里，怎么说怎么有理。为了保住饭碗，我必须唤醒曾剑。



“曾剑！”我突然点名。

曾剑抬头看我一眼，然后站起来。这倒与平时不同：以前他从来不站的。

“我刚才问的是什么问题？”我严肃道。

“你刚才根本没有提问。”曾剑毫不犹豫地回答。

“没……没有提问？”我一愣，我原以为曾剑会胡懵一个，没想到他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不可能吧？”我虚张声势，“没有问题，我为什么要你回答？”

“因为你以为我在睡觉，”曾剑口齿伶俐，“既然你没有提问，那么不论我回答什么都是错的，你也就抓住了我的把柄——可问题是：我根本没有睡觉！”

“没有睡觉？那你趴在桌上吗？”

“无聊呀，”曾剑说，“你讲的内容太简单了——不，应该说太幼稚了，里面有很多错误！”

好在我早已习惯曾剑的胆大妄为，“太狂了吧你？”我指着他说，“我刚才讲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知道吗？”

“知道，”曾剑说，“就是那个花着父母的冤枉钱满世界乱逛，然后得出错误结论的人。”

我禁不住笑出来，“你说‘进化论’是错的？”

“当然！‘进化论’看起来有道理，其实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

“噢？你倒说说看？”

“‘进化论’的观点是：地球物种经过优胜劣汰，由低级向高级进化——这里面存在重大问题！”

曾剑知道“进化论”，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可他断言“进化论”有错误，而且如此言之凿凿，更加令我吃惊。我只有一个字：“说！”

“达尔文的时代，人类还没有研究出‘遗传学’，因此达尔文的结论是建立在化石和想象的基础上的。从遗传学的角度看，‘进化论’太武断：它认为物种由低向高进化，可问题是：一个物种要变成另外一个物种，在遗传学上的跨越太大，几乎不可能实现！”

这小子搬出了“遗传学”？我听说过遗传学，可我不是学生物的，只是上课时顺便提提“进化论”。“说清楚点。”我说。

“物种可以变异：比如用紫外线照射小麦胚芽，长出来的小麦就有点不一样——可它还是小麦，没有变成苹果树！再有，达尔文说‘人是由猴子变的’——准确而言，‘人是由猿变的’——我们知道，猿的染色体是24对，而人的染色体是23对，猿是如何变成人的呢？它的染色体是如何由24变成23的呢？”

“我不知道，”我说，“你去问达尔文。”

“达尔文也不知道！”曾剑激动地一挥手，“达尔文甚至没有发现既像猿又像人的动物化石！不仅达尔文，人类这么多考古学家，至今仍然没有发现此类过渡动物的化石！”

我习惯性地“归纳总结”：“也就是说，‘进化论’有个缺环，它还不完善……”

曾剑马上打断：“不是‘不完善’，是‘根本错误’！”

我不禁哑然失笑，“‘进化论’错误？那么你认为，地球生物是怎么来的？”

曾剑一指天花板，“从外星球移民来的！”

同学们哄堂大笑。绕了半天，曾剑还是曾剑，只不过演技加强了一点而已！

“你成天都在想着外星人哪？”我笑道，“科幻看多了？”

“不，是真的，我知道你们不信，”曾剑眼中居然溢出了泪花，“我平时想的也不是这些，我考虑的是更高级的东西……”

同学们瞬间静下来，眼巴巴地望着曾剑。这种眼光我太熟悉了，那不是求知的眼光，而是盼望滑稽演员抖包袱的期待的目光。

“那你在考虑什么？”我扮演临时配角。

“我在考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底有多少漏洞？一万个还是两万个？”

此言一出，同学们再次爆发出更加强大的笑声冲击波。我也忍不住笑弯了腰，右手撑着课桌，左手捂着肚皮。

“哎哟哎哟！”我痛快地叫嚷着。

有老师假装上厕所，从办公室出来看个究竟。

我急忙让同学们静下，“曾剑你坐下吧，”我拍着他的肩膀，“以后别胡思乱想了。”

我回到讲台继续讲课，但我吃惊地发现：曾剑眼中含着闪闪的泪光！说真的，这泪光让我魂不守舍，那是一个真诚者遭到欺骗后流出的热泪。当我意识到自己被分配到一个假冒的省重点时，面对镜子，我也曾见过这种泪光。

况且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疑点：一个厚脸皮者，一个无知者，怎么能将“进化论”批驳得如此有道理？我相信原来那个懒惰的曾剑，不会为了开一次班级玩笑而苦查“进化论”；再说，他根本不知道我会找他提问，而恰好我顺便提到了“进化论”！

我宁愿相信，曾剑没有撒谎。

一下课，我就找到生物老师。这位老师姓毛，我们无意中了解到，学生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毛毛”。我们也顺手用起来，她再不高兴也没用，反正大家都是年轻人。

“毛毛，”我说，“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请，大头李。”毛毛还击。

“你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正确吗？”

“当然正确，不然我干吗教学生呢？”

“可是我听说，有人反对‘进化论’，”我没有说出曾剑的名字，怕毛毛以为我在拿她开心，“有人说，‘进化论’违背了遗传学——生物书里面也有吧？”

毛毛点头，“是有，”又摇头，“‘进化论’跟遗传学有什么关系？”

身为生物老师，毛毛居然没考虑过！我照搬曾剑的观点：“按照遗传学，驴生驴马生马，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问题就在这里：‘老达’说物种是由低到高进化的，但问题是：驴是怎么变成马的？”

“驴不会变成马。”

“我只是打个比方，”我说，“举个贴切点的吧：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

“这……就那么慢慢变的呗。”

“这么说就没有科学根据了吧？”我越说越相信曾剑的观点，“那么人呢？人是由猴子变的，可从猴子到人的过渡物种，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呢？”

“这……”毛毛挠挠头，“说真的，这个我也知道，这被列为二十世纪十大科学悬案之一。有人说，这个问题不解决，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岌岌可危——喂，你的生物水平不错嘛！”

“过奖，”我谦虚，“知道是谁告诉我的吗？——曾剑！”

“曾剑？！”毛毛皱眉头，“就是那个猪——抱歉，我不该辱骂学生。”

“没关系，学生也叫你‘毛毛’嘛，很亲切喔！”我说，“我觉得曾剑好像比以前聪明多了！他讲话时语言流利、思路清晰；还有，他居然向我赔礼道歉！”

“懂礼貌了？”毛毛不解，“吃了‘智能一号口服液’？”

是的，怎么会这样呢？曾剑的改变，缘于那次奇怪的出走。我不过说他两句，也没骂他，他居然离校出走了？而且半天时间，就出现在火车也要两天才能到达的柳安市？回来之后他性格大变，人也聪明伶俐，还考虑一些“进化论”、“相对论”的问题，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教师的生活是乏味枯燥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教着相同的东西，而我偏偏是一个渴望新鲜、渴望刺激的年轻人。现在一个奇迹出现在我面前，我能忍住好奇心，放它一马吗？

不能。

我决定找曾剑谈谈，破译他的秘密。